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天湊巧
第一回 餘爾陳 假俠夫千金空托 真義士一緘收功

我輩自鍾情，無端呱呱生。
翼北凌波血，枝連異域索。
塊然非血肉，終日易如醒。

人情一到癡來，就不止卻又撇不開，丟不下卻又扯不攏，真叫赤緊緊情黏肺腑，意惹肝腸，如何擺撥。但天下有真義士，有假豪俠。真義士靠得，假豪俠靠不得。天下事有有意就，有無心成。有意偏難，無心偏易。黃衫豪客不是霍小玉尋將得來，許都虞侯也只是韓君平一時湊著。若循著虛名，昔有個張君，任俠仗義。天色近夜，有一人仗劍，手提一囊，鮮血淋漓，闖進門來，對張君道：「我有一個仇人，今喜一劍誅之。還有一恩人，須得數百金相報。聞君高義，願為我此事！」張君傾囊相贈，遺下血囊而去。天將曉，張君欲取人首埋之，開囊看，卻是個帶血豬首。是數百萬之物，卻為口頭豪俠騙去。如今人說此人有才智借他，才智之人也有為人借的？說此人有勢力幫他，何曾見勢力的人白白為人用？只看人都看揀有勢力的，與他結親，與他交好，還叫燒冷灶預為之地。不知事情已到的時候，央求著他，何曾相饒這分上？人十兩，他反要二十兩，還道是有情。若把豪俠在勢力中尋，精錯了眼，且受他虧。這也是已然之鑒。

人心冥漠未易知，杯酒方新意已移。
每過夷門一垂淚，寥寥此道正堪思。

吳中有一秀士，姓餘字爾陳，年少風流，沉酣書史。筆底長篇古文，大幅詩詞，也不怕寫腫了手，費盡了心。便是八股，他更能日異月新。屢次考試，都在人前。江南名社中，都稱他是白眉。但年紀未及三旬，雖有了妻室，常時道：「司馬相如單守個遠山眉目霞臉卓文君，也太拘株；牛僧孺到得個節度平章事，十二金釵，縱為樂亦已太晚。趁著年紀小，家道足，正當酣紅呢綠，怎可虛度時光？只是佳人不得才子，做了丹鳳隨鴉；若是才子不遇佳人，那曾見蒹葭倚玉？須似蘇東坡對著朝雲、琴操，白樂天攜著樊素、小蠻，這才是天地間樂事。」把金白如土塊，任蹤跡如浮萍。某處有甚名妓，也不計百里幾程；某處有甚絕色，也不算黃金白壁。但只說茫茫宇宙，怎尋不出一個傾國之色，可意之種？

沉香亭畔少輕盈，太液池頭苦瘦生。
寂寞蘇台走麋鹿，令人何處覓傾城。

正巧在姑蘇名妓朱弱生家，見他一個妹子朱小娟：輕煙一縷入眉生，眼角溜波明。鬢蟬雲深，靨含霞淺，唇著些猩。一段輕盈難把捏，弱柳傲風晴。更堪奇處，薄翹初月，聲轉新鶯。右調《秋波媚》一見叫聲：「死也！」身子是雪獅子向火，燂作一團；一雙眼，光溜溜只把小娟相，把個小娟相走了。對著弱生道：「西施出現了。你家是個響簾廊，彩香徑了。若不配我這風流流范少伯，對了吳王也枉了他這一生。」賴住不肯，要思量入馬。弱生道：「和尚帶網子，早哩。他還沒有梳攏。」餘爾陳道：「任你多少銀子使費，我今日就梳攏他。」弱生道：「好急性子。這還要擇日過禮，豈可如此造次？」這餘爾陳跳跳的似炒蝦兒，等不的紅。早被溫家看做難兒，敲得出來的了。若是餘爾陳會等，率性多費些錢討了，卻也乾淨。怕見閻羅王，卻與鬼計較。

本日就與弱生宿，那許多等不得極態，都放在弱生身上，又還與弱生計議。這弱生不為自己家裡為你？自然也多科派些，道這須送媽多少，為小娟治扮首飾衣服多少，怎麼治辦酒席，如何賞賜。還又道：「你只見得我小娟的外貌，還不知道他的內材，便是玉也光潤潔白。他不過性格兒極溫柔，語言兒極俊雅，心思兒極靈變。既識得字，也會寫字，是一個不戴儒巾的女中秀才。不知有什麼福分的，才配得他。所以低三下四，似這一些刀筆的鄙俗書吏，經營的庸俗商賈，攏不上來。便都是些癡蠢的財主，都是些銅臭的上舍，也是癩蝦蟆想天鵝。若肯將就些，也輪不到你了。」

廣寒宮裡一枝香，未許庸人得近將。
自是清芬天上種，謫來惟得伴仙郎。

說得這餘爾陳心裡癢癢的，快活得說不出，緊緊攙住弱生道：「我的娘，若打合得我早成就一日，我便拜你、跪你、做衣服謝你。」弱生道：「我這撮合山不弱，也要你手底湊得來，說得凡是無錢不行。」這癡子眠裡夢裡在了小娟身上，那裡還顧得什麼錢財，科派一兩，斷不肯只用五錢；主張兩件，斷不敢只出一件。那知這些娼家：洋洋如巨海，精衛不能滿。

捱到那日，爾陳也巴不得一個天晚。朱家把小娟插戴得假鳳鸞婷婷趙飛燕。這餘爾陳也用心打扮，打扮得似一個齊齊楚楚的潘安仁。真正好看：看這一個，真是文章中的魁首；那一個，真是女中的班頭。到那時候：一個雛鳳別翎，一個渴龍奮爪。一個嬌怯怯，神驚意亂；一個急煎煎，手亂腳忙。一個不知音，怕的是玉管橫吹；一個久得竅，猛得要金針直下。一個錦被緊偃，強認作十重鐵甲；一個繡襖若折，捺不定三寸毛錐。避的避，就的就，那討輕車直上武陵源。霞侵鳥道，不忍聽宛轉嬌啼；雲掩溝瀆，奈難住嗚呼巧喘。做到興酣玉杵沾紅浪，力盡烏江溢白波。

餘爾陳是極急的肚腸，少不得也下些水磨工夫，自然是要個款款輕輕，深憐緩惜。早起慶喜賀新，這都是不可少的。似這一個少年書生，遇著了一個妖嬌女子，怎不做玉天仙捧在手中。以一個初出行院，不曾迎新送舊慣的，遇著了一個文雅書生，也必至相親相愛，兩下裡已熱吸吸的了。況且娼家派頭，日高還未起來，吃些雞子酒，梳洗已畢，已是日午。略抹抹牌，著著棋，打幾回雙陸，調弦弄管，便是一日。東道又到了。

一枕陽台夢正酣，映窗初日弄朝暹。
弦歌又捉傳杯去，歲月堪嗟樂意淹。

這小娟又喜弄些文墨，這餘爾陳會得點染幾筆，便就教他撇幾筆蘭，又指點令他作幾句歪詩，日子盡混帳得過。

不覺又是一月，那龜子與老鴿又思量尋一姐夫了。餘爾陳也待再與他些銀混過去，倒是小娟道：「這樣也不是你的日子，也不是我的日子。他這樣人家，便或擔挑的銀子，也填不滿。你須有盡時，我又出不得風塵，這須不是長策。若你果有心，掣得我一同出去，便做小伏侍到底，我所甘心。」

餘爾陳正在夢裡，被這一點化，也似醒了些，便央弱生對龜子說道要娶他。龜子只是搖頭不肯，說道：「咱家坐下千來兩債要還，每日費用也須得兩數銀子，都靠著他。把他嫁了人，將什麼還債？將什麼過活？餘相公也要轉動一轉動，也等咱們再尋一個人，多捉他兩數銀子。咱們門戶裡邊，當不得他家的。」不但不肯與他，倒要他起身。只得又央弱生說：「或是三百五百，或是一千八百，憑他出一個價，我措置與他。」龜子道：「不賣是不賣，他在這邊一日一兩，也擡他三百兩。他怎麼做強要我的？叫他別想。莫說五百，就是一千，我也斷不與他的。」

縱教珠十斛，未許買娉婷。

這小娟只是倒在餘爾陳懷裡，哭將起來。餘爾陳好生過意不去，想道：「我如今囊篋將空，家中沒有寄來。三五百金，還須借貸設處。他如今竟不肯放一個嫁字口風與我，怎處？」

那廂見餘爾陳出手也慢，料他必是前去後空，拿不出。定想著要討了他，就不肯用錢。在小娟的面前，紅著臉兒發話道：「你自小兒吃穿，拜教你吹彈，也不知費盡了我多少心機，多少錢鈔。如今只得隨著孤老，我看你做什麼！我這般人家，說不得一夫一婦，早間送舊，晚上迎新，日裡的不算。沒錢王孫公子立刻要他起身，有錢便花子也顧不得！嫁是不嫁的。回復了你的肚腸，莫要捱過了日子，兩相耽誤了，鬧的吵的。」

這餘爾陳也涎涎的不好過，也就私下與小娟計議道：「我在此不用錢，你媽絮聒，連累著你；在這裡用錢，他原是喂不飽的個狗，也當不得正經。不若回去，拿了千金，再找上一個有勢力豪俠的，定要弄你去。」

細雨淚偷垂，心傷幾欲摧。

何當倩磨勒，奪取出深閨。

小娟道：「捨得捨不得你去，但你手底無錢，要贖回我的身子也甚難。不若你先回去，再圖謀罷。你去之後，他必令我再去迎新客。我既適了你，情投意舍，斷不肯再抱琵琶。拚得打罵，我立心以死自誓。他或者無或奈何，你又重聘相求，放我有之。但須古押衙其人，若不能制他，無濟於事。又有你千金設處，不知何如？若托之空言，有覓妾於九泉之下耳。」餘爾陳道：「我閱人多矣。所見才色，無出卿右。況德性又自過人，上天下地，自必相從，肯惜千金，負我佳卿乎！」小娟拈筆取花箋書一絕道：私語喁喁淚暗垂，千金莫吝贖蛾眉。

何時杯酒殘燈下，重訴今朝惜別離。

爾陳也濡筆和一律道：

金盡牀頭素欲垂，臨岐執手蹙雙眉。

丈夫然諾無輕負，肯令延津劍久離。

爾陳又對弱生道：「小娟與我作合，全恃賢姐。我此行當立致千金以贖小娟，其中還要賢姐替我玉成此事。」只是小娟含淚飲咽，好生不勝。那龜子見餘爾陳去，不勝之喜了。

餘爾陳到家，極口稱道小娟才德，所以為他留連：「如今他誓死相從，我已允他贖身，因囊橐蕭然，歸家措置。」其妻極是賢惠的，並不阻擋，但千金也不是旦夕有的。這邊小娟才貌，人人都曉得，但未破瓜，人不輕易來看他，這番便有厚價，思量結好。小娟並不肯相見，道：「我與餘郎相約，並不從人。」鴛兒大怒道：「我家裡要日趁日吃，怎並不從人？我今偏要你從人，看你硬得我過麼？」那小娟只是閉門。來的隊進隊出，要見小娟，小娟只是不肯，還連累鴛兒受了人家幾場罵。鴛兒惱了，也罵道：「賤歪落骨，貞節牌扁斷不釘到俺們門上來。許你嫁一千兩，決不九百九十九兩放你出門。不許嫁，不怕你生了翅飛去。你道從良好，在這廂朝朝杯，夜夜笙歌，穿綾著錦，少什麼子童後生，日日新鮮。從了良，撞了個狠大娘，趕在灶腳跟前，粗衣淡飯，老公不得近身，還要打折你的筋哩！」先是罵，罵不肯，漸漸也強領幾個子弟們進來，見了他那樣不梳頭，不洗臉，不來招架，他有錢不會到別家使？也去了。鴛子越恨，來毒打上幾場，小娟也就懸起梁來。

寧為出水蓮，不作路旁草。

蓮生得人憐，草枯萎周道。

這番惱了龜子，道：「他把死嚇咱麼？」於是又痛打了一常弱生對著媽道：「且搓擲著，看他回心罷。在這廂還是幾兩銀子。」媽道：「你是狗護畜生麼？他要是捨得死，我也就捨得埋！」這卻也心裡有了個放他的意兒了。

這餘爾陳在家裡設處，也做將近就了緒。忽然間那一日，小娟央篋頭的王小九寄一字來，爾陳拆開，只見上寫著：辱愛妾朱小娟頓首：妾賦材葑菲，分萎風塵，何期緣合三生，允置二室。衾綢夜捧，羞秋月之窺窗；研墨朝供，羨春華之滿楮。歌殘雞唱起，鳴鳴調葉秦簫；枕欹鴨煙消，渺渺夢回楚館。願擬羅襪之著體，敢為清形之離人。笑生嬌靨，難矜茲遇為奇；癡人迴腸，不解此雙何樂。奈以慈烏頻聒，致令驪駒載歌。聲兒咽而不成，指交館而不釋。心逐蘭舟欲遠，兀兀存身；夢驚蓮漏編長，迢迢縈思。可人方別，狂且杳來。睹可憎面目，螺閉自全；逢不情譴訶，虎怒橫至。勇奮老拳，雞肋啄殘淫鴛；飽膺毒手，蟬鬢蝟盡靈龜。命何不猶，羅此慘苦。所恃仁人恤涸，義士尋盟。方塘蓮葯，得脫污泥；幽壑蘭枝，獲遠荊棘。便當分守小星，向蕙而侍櫛；寵辭當夕，仰樛木而避輪。不則樓可，節不可虧；井可沉，身不可辱。一死為期，妾無惜矣。千金市骨，悔何及哉！

紙上淚痕點點。餘爾陳也不暇尋勢力之人，竟買舟星奔來。正待閭門攏船，見先有一隻座船泊岸，問時，卻是他社友江公子，在北京省親回來。餘爾陳聽了，滿心歡喜。道他父親在朝見居要路，撫按又是同年，可稱個最有勢力之人。但不知他肯擔當這事否？忙寫帖去拜他。相見，先問了他老尊起居，然後安慰他行路辛苦。江公子相答了，也問餘爾陳的近來景況，因甚在此。餘爾陳便搭道：「此間狹邪朱家，有一小娟，小弟聞他色藝雙絕，用銀幾三百金梳攏。他果然清而不寒，豔而不俗，手足之纖，眉目之美，肢體之柔滑，無一不到奇絕處。」江公子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美人？」餘爾陳道：「這猶自可。他手底蘭筆筆生動，口中詩字字清新。也會鼓琴，也會手彈。那紫弦索雙陸骨牌，更不須說。」江公子道：「果然是一個尤物了。」餘爾陳道：「更有妙處，他性格極溫柔，能曲意承順。若待頤指氣使，也不靈變了。」

妍姿絕藝性溫柔，自是深閨第一籌。

只恐陳思能賦難，筆端難盡這風流。

這一鋪排，早已動了江公子的火了，遂說道：「既然這等美好，兄怎不娶了他？」餘爾陳道：「小弟願娶，他也願嫁，有成約了。」江以子道：「果然真麼？」餘爾陳道：「千真萬真。小弟因到家下措置銀子，為他贖身，龜子逼他接客，他又不從，備受凌辱。他有字來。」遂即取出書與江公子看。江公子道：「是他的真筆麼？」餘爾陳道：「怎不是他的真筆？小弟合他相與兩個月，筆鋒、口氣久已熟之。只是龜子可惡的異常，小弟已具了千金，只是不諳事故，恐怕為龜子所欺，還得一個能壓伏得他的才妙。」江公子道：「小弟如何？」餘爾陳道：「恐不好勞台兄，口制此龜便是甕中捉鱉了。」

時座中有一個人，是江公子的表弟蕭集生，陪堂惠瞻泉，也笑將起來。江公子道：「兄不必憂慮，小弟為兄作一古押衙。」餘爾陳道：「若果然兄肯垂手，小弟情願將千金就送到兄處，憑台兄主持。」

七十烏狼如內監，煙花寨峻似宮牆。

待憑杖押衙老手，打命就仙客無雙。

餘爾陳得他承認，遂先去趕到朱家，與小娟通個喜信，道：「銀子我已竟足了千金，還央我一個至親江公子來管，烏龜不怕不依從了。你且耐心，只在一二日間停妥。」小娟遂不留他。烏龜也曉得他定要來娶小娟，也故意不兜攬他，待他央了人來說，可以搭架子揶揄。餘爾陳即刻叫下一隻大酒船來桌酒，請江公子、蕭集生、惠瞻泉陪。還喚兩個名妓游虎丘。大小管家都有酒厚贈。次早，餘爾陳將千金央蕭集生作眼目，送與江公子道：「脫有不敷的時候，小弟補上。」江公子掀髯道：「以小弟之力，自然容易集事，料那龜子也斷不敢求多。兄移舟石灰橋畔，到晚間弟自然護送如夫人至舟。」餘爾陳道：「如此，小弟自然厚報兄德。」江公子道：「小弟原是愛憐佳人才子，出心願為之作合，豈圖報哉！」

湛盧帶血手頻摩，羞頰蕭蕭易水歌。

繞柱不號秦政魄，徒傾燕國笑荊軻。

還拿了二十兩銀子，與了江公子的心腹管家極會作威福的人，許他事成了再加倍酬謝。惠瞻泉、蕭集生前有折席，如今折程，要他做幫襯。集生不收，瞻泉自笑納了。他自己的船移在石灰橋邊專待。

這邊江公子，差上兩個管家去叫烏龜。烏龜一到，這江公子大發雷霆之怒，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怎麼哄騙餘相公，賺他千金，又騙他五百多的聘金，還不與他女兒嗎？」烏龜道：「小人怎敢？餘相公為梳攏小人女兒，曾費過四十兩。及至後來，要小人的女兒，小人這女兒，為教他吹彈寫字學畫，費勾數百金，都是五分錢還債，日增月添的。還有一家口嘴，都靠著他養活，實實捨不得，所以不肯嫁人。餘相公說把五百兩要小人女兒，小人道就是一千兩，小人也不肯賣。何曾見他五百來？」江公子道：「這奴才什麼人物兒，開口就說一千，明是詐他。如今我要這女子，抬來看，若生得好，與你三百兩，要不肯，餘相公替我老爺帶回俸資銀千兩被你騙去，送到縣家追比，把你女兒官賣抵債，叫你人財兩失。」烏龜道：「天理良心。餘相公破費得百十兩，也是我女兒肉

身抵當。相公說是要我家的女兒，小人實是一家所靠。」江公子叫掌嘴，小廝過來幾個大巴掌，叫寫貼送到理刑廳去。那惠瞻泉便過來打合道：「你這廝好不會說話，公子性兒可拗得麼？你只該說也是養活女兒一場，三百兩不勾，求再添些還使得。要是到官去，官肯為你麼？」烏龜道：「這女子實是一家所靠，求相公方便些。」惠瞻泉與管家說：「給他六百兩。」五百兩烏龜到手，一百兩管家與惠瞻泉。當面立下了一張賣到江處文契，即刻抬人。這小娟卻也喜孜孜的上了轎來。

啾啾樊籠鳥，宛頸幾躑躅。

幸遇開籠人，翻飛遠叢保

這廂餘爾陳整衾綯，焚完水，筆牀茶一，只待西子作五湖游。忽見一個人急急忙忙的趕到，道：「江相公拜上餘相公，龜子被相公拿來打急了，投水死了。公子怕有口舌，自在料理，叫相公作急先回。」餘爾陳聽了，果然連忙作速開船。不知朱小娟已竟自到了江相公的船上了。實指望見餘爾陳，至走入官艙，不見餘爾陳，卻見一個：

短鬚蝟帶微黃，虎體熊腰氣激昂。

珀結玄巾朱色履，羅衫時噴麝蘭香。

小娟一見，便知道是江公子。上前道了一個萬福。江公子笑道：「果然一個好人。」便一把縮住了手道：「小娟，你知道麼？餘爾陳因措辦不出千金來，所以力不能制龜子，今已將你讓與我了。」小娟急忙作色，把身子閃開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他昨日面言，以千金托公子娶我，不要取笑。」公子道：「豈是取笑？那龜子的契約，都寫到江處了。」小娟道：「這不過是借意。」公子道：「娶妾可是借得的？你看我聲望人品，與究酸遠甚。」小娟道：「賤妾誓奉餘郎巾櫛，貧富原所不論。」公子道：「餘生自度力不能勝，他已棄了你，你何必還戀他？」小娟道：「斷無此事。公子，負友之托不義，奪人之配不仁。小娟此身以死自誓，再不他適。」公子道：「罷了，你非我也決不能出得龜子之門。既至此地，也決不能出我之門了。何必如此作態？」才到把身子逼將過去，小娟用手猛力一推，一個逼到東邊，一個避到西邊，團團似元宵走馬玩燈的一樣。那公子急了，一把死命的摟住，要他去入房艙，怒得小娟去把手抓他的臉，公子也只得放手。小娟便大叫起來，說：「江公子咸逼死人！」推出艙門，卻待去投水，適值蕭集生、惠瞻泉正在艙門以外，張望他兩個人的做作，急攔得住，擁入艙中。惠瞻泉道：「公子，五字經欠念得熟，這勢力只可使在那烏龜身上去。」蕭集生道：「罷，以義始，以義終罷。」江公子也著惱道：「我不怕他七碗跳到八碗裡去！」混了半夜，弄不上手，只得各自打個鋪。因怕他叫喊投水，也就回家，待著家女人搓挪他。

猛火雖雲烈，入金堅當若何？

先是餘爾陳到了家，無日不差人打聽消息。知道江公子已到了，著人問信，遇著船上伏侍的小廝書童，問他：「烏龜投水死，怎麼了？」書童道：「烏龜是識水的，會死？」全家人道：「小娟可討到手麼？」書童道：「到手了，又不得到手。」餘爾陳再問，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問其餘的人，也沒個人答應回報。餘爾陳好生鴿突，忙去見江公子，道在莊上；見蕭集生，拜客不在家；見惠瞻泉，恰待出門，復回去悄悄的對他說：「所事學生費盡調停，已竟妥了。但老江有自為的意思，那小娟卻倒有意於兄。如今在他的莊上，兄可速去見老江，要說出來，但不可說是我露的消息。」

此時，江公子哄著小娟，道前日的身銀，原是江公子的，若是餘爾陳措置得還他，聽他去團聚；如不能還，自要歸我。糊著他，弄在自己的莊上一座得月樓裡，令莊婆服侍。自己卻借拜客作個名色，在莊上來混。他或是涎了臉皮一陣，或是紅了臉炒一陣。卻當不得這個小娟，卻原來是個耐驚耐怕的，就是拿住了他，他是決不肯從，要圖機會從餘爾陳。

妾身不可污，妾志不可沒。

浮萍急浪中，因風亦相合。

一連走了兩日，恰好遇著他拜客回來。坐定，江公子道：「前日為兄費盡了多少調停。」這句也是混話。餘爾陳就侵一句道：「借兄之鼎力，小娟已在貴莊上。我今日特來相謝，領回小娟去。」江公子聽了愕然，一時間不得不花了面皮，道：「正是這有些難說！當日立文契的時候，怎麼好說個為兄出色？寫了江處的文契。若是今日還兄，是小弟包攬；況且相見，兄之形容果然不誣，一時見財起意，小弟就收用了，容日再奉還原付罷。」餘爾陳道：「兄怎麼這樣？兄以豪俠自許，小弟遂以千金相托，此乃負話了。」江公子道：「兄去尋一個千金分上，待小弟發一封家父書，其物兄得，就不相負。」餘爾陳道：「我不要千金，我只要此女。」江公子道：「這卻斷斷不可得的了，譬如兄拿了千金要他，他不能出來，請教賢兄，若是兄分上應得的妾，小弟何苦來白出此魅力？」餘爾陳道：「此女貞心，斷斷不肯從你。」江公子道：「這也不須兄過為憂慮。俗話說得好，只要工夫深，鐵杵磨成針。」餘爾陳道：「兄要是再堅執，我就遺書令尊，出貼相揭了。」江公子道：「這卻也不妨。兄若慨然，銀子還可以得；若不然，人財就兩失了。」餘爾陳氣得面目通紅。他是一拱，道：「小弟要與小娟少敘，不得奉陪了。」

誰將好色易賢賢，一片貪癡未肯捐。

寂寂秦台孤鳳，知之空詠綠珠篇。

餘爾陳不平得緊，果去告訴鄉紳，他的親友。這江公子也是丑驢有名的。眾人不過混帳說幾句好看的話，誰肯去管閒事？有的道：「兄這所在，也失了眼了，江公子肯輕易為人的麼？」有的道：「甞已破矣，不如只取了千金罷。」餘爾陳不聽，只苦苦央求要人，眾人也漸把他做癡物厭物不理。但屢次去訪小娟，終不肯相從，他越的不能捨了。

那一日，在路上遇著蕭集生，說江公子負心，又說小娟戀他，不肯失節，至於淚下。蕭集生到憐他起來，道：「你原不識人，你看這乾人，他是肯為你的人麼？若是小娟矢死守身，三日以內，當令連城復還。」餘爾陳道：「兄若果這般伸手，小弟就當面拜跪了。」言罷，就倒身跪將下去。蕭集生道：「兄何故為一婦人，就至於如此？兄暫且忍心耐意，弟自然為兄力圖之。」

情到癡來癡不勝，柔腸弱態自堪矜。

丈夫肝膽炎如火，敢為羈鶯脫繳（矢曾）。

次日，江公子的內人因母親壽日，乘轎出門。卻見一個小廝，懷中微露一個封筒，探頭探腦，走近轎前，又縮了回去。問是夏相公家的小廝，有字與相公。叫取來看，道：「吩咐面送的。」江娘娘叫：「取將過來。」一個小廝竟從懷中撮了去，這小廝來奪的時候，已竟是送到江娘娘面前了。江娘子便知此事古怪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忙將纖手接過來，拆開封筒觀看，原是一幅花箋，上寫著：足下自靈岩來，挈有麗人。餘即之鏡終破，而江郎之魔覺矣。得月樓頭，清輝與豔色相映，不令人妒殺乎？明晚一觴相慶，幸慮狂朋酣飲，娛我良宵也。弟名不具。

這娘娘平日極有才略，醋也是醋得有道理的。見了這字，道：「他在蘇州娶了一個女子來了。『餘即之鏡破』，卻是有夫之婦，『得月樓頭』，是瞞我藏在莊上。我且拜了壽，再作區處。」才拜的壽完，托言心疼得緊，要作速回去，姐妹們也留不住他。還叫不要與公子知道，恐驚動他。只令文童來隨，這是京中隨回來小廝。出得門道：「想是連日憂鬱緣故，且到莊上去，消散一消散。」文童在轎後，心裡突突的似春凹谷。一到莊前，莊婆驚的尿滾屁流。那娘娘下得轎，竟上月樓來，見一個婦人在樓上；淚界殘妝著露花，鬢雲慵縮得欹斜。

玉腮斜托勞纖指，思繞巫山第幾涯。

管莊婆道：「娘娘來。」這婦人忙起身向前道：「娘娘萬福。」這江娘娘看他舉止端雅，雖顏色愁慘，容華自是出人。使問：「你是誰家婦女？」婦人道：「小娟朱氏，秀士餘爾陳配妾。」娘子道：「餘爾陳不是我相公的好友？」小娟道：「想有交來。因我父親作難相掎，特以千長江公子張主。不意江公子娶了，置妾於此，苦見凌逼。妾以合餘郎有約，抵死不肯相從。所以妾不違死者，欲求合餘郎一面，明訴心跡。今幸遇著娘娘，願娘娘與賤妾作主。」娘娘道：「這情果是真的麼？」小娟道：「娘娘跟前，妾怎敢相欺？」娘娘便叫文童，文童驚的面土色，戰抖抖的做聲不出。娘娘道：「這不干你的事，不難為你，你自管直說。」文童

道：「前在蘇州，有一個餘相公來拜，說合這娼婦好，要討他，烏龜不肯，要相公出來為。他叫紅請相公在虎丘頑耍。第二日，送一千銀子與相公。相公叫烏龜來要買他，只用得六百銀了，討了這婦子在缸中。相公曾要合他同宿，他堅執不肯，後送到這裡。」又問莊婆：「他兩下曾相好麼？」莊婆道：「來是相公常來，來時必定吵鬧，相公從此惱了去，想是不曾好。」娘娘便叫過文童來：「你快去請餘相公，去請了來，我好問個明白。你只說是你家相公請，不可說是我請。」文童道：「小的不得認的。」娘娘道：「你若不去，你若來遲，打死！」文童只得去了。

自期綆斷瓶沉，何意珠聯璧合。

娘娘叫小娟坐下，道：「我家也有幾個妾，不是不能容你。但你是朋友之妾，豈可強佔？你可檢點你奩妝，待餘郎到，你隨去。」江娘娘也去看公子囊橐，果是一張六百兩身契，那四百兩封識宛然。

這廂餘爾陳在家側著耳聽蕭集生好消息，卻見文童飛來道：「相公在莊上相請。」快活得緊，道：「想必是集生勸得回心了。」忙叫了一乘轎，二個家人奔將來，到莊中不見江公子，卻見小娟。兩個喜不自勝，小娟道：「幸得江娘娘開恩，今我隨你同去。可叫乘轎，兩個人來取妝奩。」餘爾陳道：「轎與人俱在此，可作速謝了娘娘，遲恐有變。」小娟便折身來謝娘娘，娘娘道：「似你這樣人品，我極重你，但強留了在此，於理不可。」便把文契與了他，把這四百兩銀子也贈他拿出來。餘爾陳道：「我當日原拼千金娶你，這四百兩是他出慙力省的，若取去，結怨必深。」再四不收。把轎子讓與小娟，自己隨後。兩個家人肩了小娟鋪陳，四個花梨木箱，原也是餘爾陳辦的。江娘娘又叫文童：「送餘相公家，回話我才回家。」這也是江娘子周到處，怕路上遇著江家人，或至留難生事，說個娘娘差送，自不敢動了。這小娟：

羈鳥脫籠，困龍歸海。

月缺重圓，花殘復彩。

餘爾陳到家，引小娟參拜了大娘，取二兩銀子贈了文童。兩個敘不盡離別相思之苦，賺掇凌逼之恨。只不知何以江娘子出來，使他夫婦完娶。那邊江娘子畢竟等了文童回報，然後回家。

江公子到酒散回來，文童把這事一一說知。江公子聞聽大驚，要追他也追不及了。不知女中人，那一個與他內裡人說的，做出這事。要問娘子，這娘子極會講道學話，反到說不該占朋友之妾，到是挑牙惹風。兩下都付之不問，到也渾然。但羊肉不得吃，空惹一身羶，世人的嘴還要議論我。早知是如此，依了蕭集生，義始義終，還得個豪俠名色。如今：曲欄寂寂畫樓空，簷馬叮嚀嘯晚風。

簾畔玉人何處去，一輪明月自庭中。